



魅丽文化



魅丽工作室



萌萌

夫君， 别闹

公子七翎 著

GONG ZI QI LING
WORKS

帝白君：没有马塞克
的年代，好羞涩呢！

如此二萌
的皇帝
本书不无不成活

主角

是永远死不掉的！
以谈恋爱为己任！

龙套

一辈子千刀万剐！
以配合主角为终身目标！

婚前，她是亡国公主，要复国 | 复国血流成河，要砍多少龙套啊
婚后，才刚放弃，他夫君又开始复国 | 复国伤身伤神，又未必前途光明

漓江出版社

大君， 别闹

公子七翎 著
GONG ZI QI LING
WORKS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夫君,别闹/公子七翎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3. 5

ISBN 978-7-5407-6453-1

I. ①夫… II. ①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62768 号

责任编辑:张玉琴

特约编辑:傲天月

美 编:周 丽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中国·湖南·望城·湖南出版科技园(邮政编码:410000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8.5 字数:213 千字

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2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731-88387676)

C CONTENTS 目 录

第一卷 001

- 一、亡国
- 二、公子倾城
- 三、公子风骚
- 四、公子，矜持啊
- 五、龙涎香
- 六、药王谷
- 七、演给谁看啊
- 八、女大当嫁
- 九、小素
- 十、洞房夜

第二卷 059

- 一、出游
- 二、风波起
- 三、天雪山
- 四、蛟龙
- 五、生死一线
- 六、往事乘风
- 七、暂别
- 八、行刺
- 九、倾心
- 十、故地

C CONTENTS 目 录

第三卷 121

- 一、半月之约
- 二、医者仁心
- 三、幻觉
- 四、意浓
- 五、情衷
- 六、医者不能自医
- 七、归于平静
- 八、投怀送抱
- 九、换我勇敢
- 十、塞外

第四卷 181

- 一、疏远
- 二、不配
- 三、折磨
- 四、瘟疫
- 五、棍刑前兆
- 六、欠你一句夫君
- 七、夫之过
- 八、周公之礼
- 九、摊牌
- 十、仗歌天涯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番外一 | 从不曾相信，你不会归来 245 |
| 番外二 | 只求同行 253 |
| 番外三 | 唯一 261 |



第一卷 DÌ YI JUǎN

- 一、亡国
- 二、公子倾城
- 三、公子风骚
- 四、公子，矜持啊
- 五、龙涎香
- 六、药王谷
- 七、演给谁看啊
- 八、女大当嫁
- 九、小素
- 十、洞房夜

一、亡国

萧肃的喊杀声在红墙高瓦内乘风肆虐，深墨色的天幕已然被火光烧红了半边天，流云滴彩的瓦倒映着火光重重。

梨花簌簌，落在树下少女的身上，仿佛和她那一身洁白的罗裙融为一体，她目光呆滞地看着暗秘的拱门，眼神恍惚。莲花瓣的小脸上是一行清泪，纤细的小手紧紧地握着树干，手指已经被磨出了淡淡的血痕。

“走啊！公主！”侍女小素扑通跪下。面对着离魂一般的公主，她不断地磕着头：“走啊，公主，不然叛军就要来了，大家的心血都会白费了，快和我走吧！再不走就……”

“杀进去！里面都是女眷，谁逮到女人就赏给谁，给我冲！”

“叛军，你们不得好死！”

“胜者为王，哈哈……”

“杀啊！”

“挡住他们。”

……

嚣张的杀戮声和刀刃声一阵盖过一阵，周围弥漫着血腥味。

少女呆呆地立着，似乎感觉不到这凛冽的一切。

许久。

“小素，你说去哪里？我的家就在这里，我的父皇……母后……”干裂的唇动了动，声音蓦地哽咽。她默默转过身来，看着貌似一片祥和的屋内。

静谧燃烧的红烛照得白玉屏风暖洋洋的，团扇躺在红木床上，雕花红木桌上饰着凤翔九天的香炉依然冉冉飘香，只是光可鉴人的汉白玉地砖却是横杠着一抹阴影。

大堂中间，一条白绫，一个丰盈的身体悬挂在上面，缓缓地摇动。

那是她的母后。

一阵风吹过，雕花的窗户咯吱作响，暗暗的倒影在精致的窗纸上剧烈地摇晃。

“母后……”她喃喃，泪水又止不住地往下掉，小素扶住她单薄的身体，心痛道：“公主！要留住皇家的最后血脉，才能复国啊……”

“可是没有国了，没有家了，我能去哪里呢？我……”

“皇姐。”忽然，稚嫩的声音在角落里发出受伤小兽一般的哽咽。

这个声音让她有一阵失神，而后慢慢地转过脸，便看到了蜷缩在墙角的小男孩，是小她六岁的弟弟。

是啊，就算没有了一切，她还有弟弟，不能死，绝不能！

她像是恢复了知觉，定了定神色，待再次睁开眼睛时，眸中已淡了悲痛。她走到弟弟身前，像是平日玩耍般抱起他，唱着歌儿朝侧门走去。

“公主，逃吧！从侧门出去有一条密道通往宫殿后的树林，只要逃出去，就有活下去的希望了。”小素擦了擦眼角的泪，这才慢慢换上了公主的罗裙。



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，她发疯似的在那条黑暗泥泞的通道里爬行着，指甲已被磨去，塞着泥土，鲜血淋漓的指头似不觉得疼痛一般。

她不能死，她还有弟弟，她还有亲人，必须活下去！

背上的弟弟紧紧地搂着她的腰肢，在这黑暗潮湿的地道里，只有他身上的体温照亮着她求生的欲望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前方渐渐有了光亮，并且越来越大。

“弟弟。”她伸手紧了紧背上幼小的身体，故作轻松道，“别怕，我们就要自由了。”艰难地拨开挡在出口处的树丫和杂草，一阵混合着青草香的空气扑面而来。

是生的希望。

可突然，四周一阵嘈杂，就见大批叛军围上，似要淹没她那小小的身影。

“快追！”有谁一声令下，她急得加快了脚步。

“哼……不用追。”领头的士兵嗤笑一声，眼中泛起阴鸷的光芒，望着那袭白衣犹如小兔一般笨拙地逃窜，缓缓从背上的箭筒抽出了箭，拉满弓，对准了他们的后背：“你说，我能不能一箭双雕呢？”

“长官神勇！”

昔日尊贵的公主和太子，此刻不过是他们羽箭下的猎物罢了。

正跑得气喘吁吁，她就听背后一声闷哼，而后是弟弟虚弱地呢喃：“皇姐……”

“好像还不够。”领头的士兵冷哼一声，又抽出第二支羽箭对准了他们。

弓拉满，正欲放箭，蓦地，一把软剑闪着寒光袭来，还未看清来人的模样便已身首异处。

林中再度归于平静，只有偶尔的几声鸟叫和踏过草地的声音。

“君上，要带她走吗？”一声问话响在那抹逃窜的白身后。
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顺着她逃走的方向望去，他看到即使在奔跑中，她固执的小手依然紧紧地搂着背上那摇晃欲坠的身影。白色的罗裙上鲜血斑驳，犹如一朵在风雨中要被打落的花。

二、公子倾城

彼时阳春三月，韶光明媚，轻烟淡薄。

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，帝都已恢复了一片繁华，商铺门面上都刻印着花团锦簇的雏菊，而芬芳馥郁的牡丹花香则四下弥漫。

人群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，此时正是踏春的好时节，人群结伴走在街上，面带微笑地迎着春天的温煦。忽然，人流却都往一个方向涌去，一些人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也被向前涌去的人流吸引了目光，纷纷过去凑热闹。

酒楼外白底蓝字的招牌迎风飘扬，帝都第一酒楼天香楼外面不出一米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，店主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就算事情和他无关也无所谓不是，能打响名号就行。

在人群包围的中央，一个纤细的女子着一身粗布衣裳跪在那里，头低垂着，看不清楚样子，她脏兮兮的手上环抱着一块裂开了的木板，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字：“卖身救弟”。

“真可怜。”围观中一个衣着锦衣华服的老姬叹了口气，仔细端详了一下她的身子骨才缓缓地道：“小姑娘如果愿意的话，就跟我回去吧。”

听到自家主人这样说了，旁边乖巧的侍女连忙拿出钱袋递给了她，是要赎下她回去当个内房小丫鬟。

“心肠真好啊。”

“好人有好报啊。”



.....

“慢着。”跪着的女子突然抬起头来。清秀的脸颊上有几块干了的泥巴印，五官清丽，只是面容蜡黄，唇色苍白，但一双眸子却如潋滟秋水。

她左手拿捏着钱袋还抛了抛掂量了几下，大眼睛眨巴着：“钱不够。”

老太太听了她这么干脆的话，脸上一下子纠结成了一朵菊花：“这位姑娘……”

“我叫七月。”语气干脆利索还说得理所当然，一点没有卖身人凄楚哭泣的觉悟。

老太太愣了愣，点头：“七月姑娘，这里已经有五十两银子了。”毕竟是大户人家里的老太太，虽然刚才对她抱着一些怜惜，但是被那么一说面子一下子有一些挂不住了。

七月揉了揉娟秀的鼻子：“嗯，要一百两才够。”

“一百两！”众人纷纷倒吸了口冷气，这个姑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老太太给的五十两已经不少了，真不知道她弟弟究竟患的是何种病，居然要这么多钱。

完全不理旁人的议论，她见老太太摇了摇头，退出人群，唇角才挂出一抹一闪即过的笑来。

很快，人群散去。

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六波了！

天香楼的张老板也看不下去了，他凑到七月面前，苦口婆心道：“姑娘，这一百两实在是太贵了，你看都傍晚了……谁会出这么高价格买个小小丫鬟回去？你要的这个价格都够去翠云街买个姿色上佳的姑娘了。”

话虽如此……七月冲他粲然一笑：“这个价格我还怕给低了昵。”

张老板被她一句话噎了回去，也不再管了。

第二天，又是一百两的要价，同样有不少好事者和路人围观，大家都有心看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自己成功地卖出去。

眼看又见黄昏，看样子今天也没戏了。张老板望着人群又一声叹息，突然眼睛一亮，那位莫不是……

“一百两……”尾音绵长的声音犹如一缕琴声筝乐流入人群里，霎时把人群分开了。

男子环抱着双手在胸前，慢悠悠地走过来，人群顿时像是炸开了锅一般。

“是肖公子啊。”

“是那个流觞曲水，三步成诗的肖子骞？”

“对，就是那个突然富甲一方的肖子骞肖公子！”

“哦！据说整个翠云街的姑娘都翘首等着他呢！”

“谁说只有翠云街的姑娘啊！咱整个帝都的姑娘哪个不想嫁给肖公子？啧啧……今日得见其真身，还真是如传说中一般容貌无双啊……”

“可不是！翩翩公子，不输给倾城美人呢！”

……

七月冷汗了一下，嘴角暗暗一抽。啧，名堂可真多啊，再说这长得好能当饭吃吗？

感觉到自己小小的身躯被一片黑影所笼罩，七月下意识地抬头，望了来人一眼，默默地将牌子举起，上面俨然多了一行字：少于一百两不卖。

呵，还真是够特别的。

男子不负众望，果真长得一张倾国倾城的祸水俊脸，一袭白衣翩翩很是风骚地站在七月面前，拂了拂身前的青丝。

俊逸的脸颊，肤色略微苍白，有一种别样的美感，薄如蝉翼



的唇，剑眉入鬓。这本应是英气逼人的容貌，却偏长了一双桃花眼。即便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也觉得他在笑，但就是仿佛隔着一笼烟水，这样似笑非笑的神态耀如春华，撩拨得人心霏霏。

人群里耐不住的年轻女子已经开始不动声色地往他这里挤了。

大家惊愕地看着七月已经抹去了那爱理不理的表情，再次抬起脸来眸中已泛起泪花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磕了个响头，颤抖着声音道：“小女子丧父丧母，就剩下最后一个弟弟了，求公子能救弟弟一命，只要一百两银子给他看大夫和抚养他成人即可，小女子愿意做牛做马偿还公子恩情。”

“嗯，身世够惨。”桃花眼里顿时流露出伤感，引得一群女子抽出了手绢抹了抹眼角。

七月牙咬得咯吱响，腹诽，刚才没见你们这群女人那么伤心！

“说下去……”他饶有兴致地望着她。

七月一愣，那张俊逸的脸颊已经凑到了她的面前，一股淡淡的檀香在她的鼻腔涌动，鼻翼微微一动，眼眸里的泪水不断地打转。

“家里已经没米没盐了，每天都是靠隔壁家大婶接济，前些日子弟弟病了，病重得很，实在没有办法才出来卖身，只求弟弟能安身立命。”

“嗯，可悲！”他点点头。

女子们又抽了抽鼻子，不过样子却是巴不得跪在那里卖身的人是自己一般。

上钩了！七月心里窃喜，深深吸了口气：“那公子的意思是？”

某人弯唇一笑，勾了勾手指示意旁边的侍童过来。明明是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在他做起来却是饶有风情。

“木头，这趟出来带了多少银票？”

愣头愣脑，抱着一只胖乎乎的波斯猫的侍童，连忙从怀中掏

出钱袋数了数：“三千两。”

又是一阵唏嘘，居然带这么多银两出门！果真是大户人家啊！

旁人一阵唏嘘、羡慕，倒是七月对此一阵鄙视，心里念叨着风骚，显摆！不过面子上还是要做足的，于是忙磕头谢恩。

只是……

这挥一挥衣袖转身就走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要买她的吗？

七月眨巴着眼睛，满心疑惑：“肖公子，不是要买下小女子吗？”

肖子骞摇摇头，脸色万分凝重，一副壮士断腕的神色，丢出两个字：“太贵。”

众人一阵惊愕，七月差点一口血喷出来！带着三千两银票出来晃荡的人居然说一百两太贵了！玩人是不是！

但事已至此……

“其实，可以少点的。”她怕就要煮熟的鸭子飞了，连忙怯声道。

“哦？多少呢？”肖子骞挑眉，转过身来又兴致盎然起来。

“八十两？”她试探着问道。

“太贵。”他又抬脚。

“不不，五十两？”她连忙一把拽住了他的白色锦衣，衣服下摆立即印上了几个脏兮兮的小手指印。

“五十两啊……”他皱了皱眉。

七月心下一紧，也不管人群怎么唏嘘，怎么将原因归根结底于肖子骞那张祸害众生的脸。

这边，某人已思考完毕，于是继续道：“五十两还是贵了，你看你那么瘦。我是生意人，当然要看成本和回报的，这个，据说瘦子都很能吃。不划算，不划算。”



居然被别人当做猪肉来衡量！还是当众的！

七月强压怒火，深深吸了口气，继续装可怜：“没有没有！公子，我吃得很少的，和小猫的饭量差不多。”

“那五十两还是太贵了。”肖子骞无耻地继续还价。

“那，三十两？”

“二十两吧？”

“好！”

“我反悔了。还是不买了吧，太贵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十两吧，爱卖不卖。”还真是够奸诈！

十两……七月有种仰天长啸，泪奔不复返的冲动。不过还是一口应下了，否则又反悔说不定到最后还得倒找人家。

咬咬牙，吐出两个字：“成交！”

“那，我就勉为其难吧。”看得出，肖子骞终于很为难地点了头。

七月有种想在他那张俏脸上狠狠踩上几脚的冲动！

“走吧。”某人潇洒转身。

七月抽了抽嘴角，这才含着泪默默跟在肖子骞身后，心中怨念依旧不止——师父啊师父，您的宝贝徒弟才值十两啊！十两！

“对了，要控制每个月的伙食哦。”欢快地走在前面的那人又突然回头丢下这么一句话。

果然是越富越吝啬吗？

七月终于无力地扶住了旁边的墙壁。

三、公子风骚

肖府高宅大院，沿路的风景自是极好的，不过就是华贵罢

了。但走着走着，一个拐角后，便进了一座清雅的庭院，这里恍然是一幕清丽之色，七月不由得呼吸一窒。

谁能想到在富丽堂皇的府邸内竟藏着这番风景？

浩淼的一片碧波上，嫩翠的荷叶叶叶相接，粉嫩的花藏于叶间，亭亭玉立着，犹如豆蔻年华的少女一般。池间假山连连，池中锦鲤嬉戏，而池上则凉亭几许。

明明不是荷花盛开的季节，却能见到这番美景。而这番景象让她一阵恍惚，好像回到了药王谷中的岁月，安逸且舒心。

“哎哟。”愣神间一不小心撞到了一堵肉墙之上，抬头，正对上那双桃花眼，微眯的眼神犹似狐狸。

“喜欢吗？”肖子骞双眸含笑，修长的手指顺势伸过来抚了一下她凌乱的鬓角。

七月微微一歪头便躲了过去，机警地后退一步，乖巧道：“喜欢。肖公子买奴婢回来不知要安排奴婢去哪里服侍呢？”

肖子骞望着她一副全身戒备的样子，轻笑一声，并未说话，而是半蹲下身来，修长的手臂展开，随手拈来一朵含苞的荷花。他冲她招招手，她便小心翼翼地走过来，盈盈不足一握的腰肢被他一把挽住。

“啊。”七月惊呼一声，已经跌入了他的怀里，脸霎时红了起来，那淡淡的檀香包裹着她，白衣犹如白鹤张开的翅膀一般将她护在怀中。

他的手轻轻揉了揉她的腰肢，脸颊更是通红了。

“你啊，就像这朵未开的花苞……公子有心采之，不知……”面前的人说话似真似假，眼中风情流动，看得她一时呆滞。

只看到他伸出夹着花苞的手，欲要为她插进发髻，而她看着那白皙的手指，脸颊一下子烧得跟火烧云似的，急忙一把推开他。肖子骞也不躲，被她推搡了一下，似重心不稳，顿时两人双双跌入了荷塘里。



“啊！”突然的落水，她没有做好屏气的准备，被连连呛了几次，手脚胡乱地扒着抓着，蓦地握到了他的肩膀，便不顾一切地靠去。

肖子骞一手托住她的身子，一手拉过她的手，使得她整个人都趴在了自己的身上。

水波里，他看着她笑得两眼眯起，含春的眸中倒映着她的情影，沾湿了的青丝，洗褪了泥土印子露出本来雪白光洁的肌肤，俏媚的脸颊，翠羽的眉梢，红润的双唇，和小脸因为呛了水而晕上的层层粉黛。

“你看，既然用心想要来到公子身边，就要先打扮好自己，这下子是不是漂亮多了？”他毫无预兆地靠近，含糊的声音贴着她的耳廓，“公子是爱美人，不爱脏兮兮的泥人哦。”

“你！”七月又羞又恼，无奈已被拆穿，再做争辩也是无用。可笑啊，她以为第一次见面是她赢了，结果不过是他的一场戏谑！

七月吐出口中的清水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故作镇定地看着他的眼眸深处，声音如流水溅玉：“公子果然知道七月是因为早就倾心于公子，才无奈演了那么一场戏？”

于是又露出一副羞怯女子的模样，衬着她那张绝色的容颜，让肖子骞不由得一愣。

“是吗？”隔了半晌才轻吐，声音中带着欣喜，但却朦胧无心。

修长的手指滑过她的唇瓣，碾磨挑逗着，那指腹并不用力，而是借着手腕的力量缓缓滑动着。七月哪里受过这样的挑逗，她牙齿微微战栗，恨不得一下子咬掉他的手指头才好，但是目前以她爱慕者的身份来说……只能忍着！

过了好一阵，他终于拿开了手，望着那像是抹了胭脂一般的唇，掩去深眸里的情绪，随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姑娘。”